Subject 第五屆「醫學人文經典閱讀」徵文比賽得獎作品：聽

醫學組 第一名 / 心理二 李易儒

聽，你聽，那是來自講堂的聲音。

演說中，有深情的味道。我貼進去聽，聽它的心跳，用整隻手去感覺，讓掌紋和醫學生命的紋，生活與使命的紋，幾十年國內外的紋，密密貼合在一起。是否如此，我便能感到書中的回應？是的，是你，我終於見到了你，我在心底輕喚。

數月前偶然讀到奧斯勒教授的演講集粹「A way of life」，令我精神為之一振，愛不釋手，驚嘆這確是我們現今需要的「生活之道」。當時，我腦海裡快速閃過許多不同的形象和聲音。或者在遙遠另一個世界，我也曾與它相遇過，以同樣的好奇、驚訝，和決心長久記住它的一份誠意，永存它，不用其它，而是用「心」來讀取…。

奧斯勒教授堪稱是醫學教育的始祖、臨床醫學的泰斗，更是醫學院教師的典範。這個了不起的人物，輕易地就將我說服，讓他佔領了我大部分的休閒時光，尤其夜深人靜之時，令我睡意全無，欲罷不能，津津有味地汲取字字珠璣，與作者對談起來，直到我讓自己飽餐了書頁間的全部寶藏，簡直無法闔眼。

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，或許奧斯勒教授會告訴我吧！「生活之道」隨著我的意念飄蕩，演出了一場又一場振人心弦的演出，編譜出一頁又一頁屬於我個人的心情記事。

奧斯勒推展醫教改革，實施病床邊教學，以引發學生的學習熱誠，同時設立實驗室，發展研究風氣。他更熱心地參與社區活動，為學術與一般社會建立起良好的關係。

他有句名言：「學習臨床醫學，如果沒有書本做導讀來學習病人的臨床症狀，就好像沒有航海圖來引導海上的航行。但是，如果沒有從病人身上觀察來學習醫學，而只讀書本，就好像學習航行，卻從來沒有出海航行過」，這句話，點破了臨床教育的真諦。奧斯勒創造出個人化的語彙，精準單純的語言如操作冰冷的手術刀般，切割剖成強烈的醫學教育，讓學習更彰顯活躍。

醫學的千古難題至今猶在：如何從深厚走向寬廣。

奧斯勒深信醫學院的學生，不但要擁有生物、物理、化學的基本知識，同時應具有良好的語言能力，更要有通識人文的薰陶，他經常說－臨床醫學的三部曲，就是「由病人開始，自病人引申，於病人完成」。也就是完全以病人為中心的教學。書本和授課，只是教學的引導與工具。他提醒我們「要從生命的詩句上來鼓勵我們每天的例行診療工作」。他更激勵我們「要從日常病房工作中所接觸的平凡人身上感受他們的愛與喜悅，他們的憂慮和悲傷」。大師極具教學才華和教誨本質，更強調角色仿同的重要性，身教和言教，樹立了教師的楷模。因為奧斯勒的引進，我不但希望醫學院的同學們能更穩固通識教育的根柢，將來做一位良醫；也更希望能藉此喚醒台灣醫界，「知識」、「技巧」的傳授固然重要，但「落實專業態度」的改進更不容忽視。是的，我們是否用心思考過，我們還有多少為台灣醫學教育盡力的地方？

現實醫療的逆境，令人憂心忡忡。

沉浸在數年醫學教育中的我深深體會到：醫療是一個人與人互動的關懷過程，醫療必須建立在對人性尊重的本質與對生命熱愛的精神上。曾幾何時，社會急遽變化，物質的追求成為生活時尚，績效與利潤也成為最高目標。我們的人文生活品質不自覺地被侵蝕，人與人的關係也逐漸淡化。近年醫療服務明顯面臨企業化經營的衝擊，更受到不理想的健保體制影響，由於醫師診療的時間大幅縮水，無暇建立醫病關係，病人無法對醫師產生信心，失去了痊癒的能量，使得醫療失去了人性，忽略了關懷，更背離了以「人」為中心的醫療照顧。今天，由於醫師的形象越來越受到質疑，醫療這行業所受的壓力前所未有，對於醫療照顧的施者與受者來說，想要在這條路上走來得其所哉，可真是一項大不易的挑戰。

在這人們與醫療業者相處得不甚愉快的時代，雖然現代醫學擁有比以前有效千百倍的藥物，能夠提供病人更多的醫療與照顧，緩解疼痛與身心的殘疾。儘管如此，今天的醫師受人信任與尊敬卻是江河日下。難不成現代的醫療利器反而使醫療的核心成分變質或敗壞了嗎？果真如此的話，又是什麼造成的呢？我想，現代醫療本來就熔鑄著兩種聲音，兩番面貌，夢想與現實、使命與名利、出生與死亡、熱情與冷漠，對人性美的朝覲與對白色巨塔主宰權的爭逐。它高高矗立在百家之上，它腳下，想必是為這兩個主題日夜爭辯的滔滔洪流。

行醫究竟是科學、藝術、交易、行業、專業還是某種綜合體？

奧斯勒在「行醫的金科玉律」中說：「行醫是一種藝術而非交易，是一種使命而非行業；在這個使命當中，用心要如同用腦。」一個醫師絕不只是在治療一種疾病，而是在醫治一個獨一無二的人，一個活生生、有感情、正為疾病所苦的人。所謂「心」，指的是熱忱，設身處地與無微不至的關懷。

醫療品質日漸低落。改變，源於一念，造於行動。生命最大的獎勵就是去做最值得你做的事情。

近年來，阿公的情況不是很好，我時常陪侍就診。期間，我常聽到阿公說：「醫生似乎沒用心聽我說話，回答我的問題或說明，總是匆匆忙忙的，我總覺得他們不是真正關心我－我呢？只不過是一個號碼而已。」毫無節制地過份強調科學，很容易就會忽略醫學的人性關懷與憐憫。關懷，僅僅是一種心情，但對病人來說，是沙漠駝鈴，是荒山涼亭，是久旱見雨，是久雨放晴。無論如何，我當下自我期許，我要做一個富有同情心的科學醫療人員。這，不只是爲了自己的阿公，更是爲了蒼天下眾多的病人。儘管，我已淚流滿腮… …。

盲目的慾望是行醫的十字架。體驗人性篩出頓悟的單純，生命得以自我救贖、昇華而奔放。

文中：「各位，機會爲你們敞開著，你們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如果你們只顧著追求自己的利益，把一份崇高聖潔的使命蹧蹋成一門卑劣的生意，將你們的同胞當成眾多交易的工具，一心只想著致富，你們定可以如願以償。」其實，我喜愛美術、文學、鋼琴、跆拳、舞蹈更勝於醫學，而大學選擇了醫學院就讀，是爲了將來能有份高收入、生活較有保障的工作。回顧自己的初衷及想想教授的話，我將醫學的一罈心事存放在生活的銀行，利息一分一秒，一日一月增值。就向那烏黑海洋裡的珊瑚淚痕，在得不到溫暖陽光的諒解，逐漸被白色的罪惡感侵蝕吞噬。我不能讓太陽躲在洞裡，發誓不出來，是權勢及地位讓自己無時無刻不惦記著，往虛幻之鏡一照，是利慾薰心所造成的愚昧與自我膨脹。教授的話就像點石成金的手指頭，點明了我求學目的的盲點，如果說人生是一條一劃而過的線，那麼，具有留存價值的只能是一些點。是的，它就是我在茫茫行程中經常明滅於心間的寧靜光點。

是什麼契機撞擊出醫學文化，它已經緊跟著我們好一程了，是否繼續連接著今後的路程？

曾經聽到同學們問：「我從何處來到這裡？又從這裡走向何處？我現在要做什麼？未來又會如何？」有很多人，彷彿被下了咒，沉溺在過往的泥沼之中，結果寸步難行，讓昨日之非癱瘓今日之是。教授告訴我們，做一名醫師就是任重而道遠，正因爲如此，醫師須具備一種能讓自己舉重若輕的生活哲學本事－不要活在昨日的錯誤與失意中，也不要擔憂明天可能帶來的不安和恐懼，而應該使出全部的心力來承擔今日，因爲「昨日負擔，如果再加上明天的，只會使今日更加舉步維艱」。是的，過去是香上的一縷青煙，奔向天際，卻留不住心間；未來，是不可知的等待，只能期盼，卻不一定實現；現在，是最刻骨銘心的擁有，也許短暫，但確實在。做個醫學生的首要之務，不是著眼既不可追又不可及的過去和未來，而是做好清清楚楚擺在手邊的事情，我相信，這個法門對於焦慮的病人或是身陷痛苦的人，都是一帖良方。

深情在生命轉彎處，堅強地走出悲歡離合。

所謂境由心生，文章是內心的投射，在時光遞嬗和生命轉折間，在彼此相互指涉的有我之境裡，隱藏著濃厚的情緒。奧斯勒將生活的意象和講堂的聲籟結爲一體，在意象和聲籟的共鳴聲中，蘊藏著繁複的情味，悠揚的節奏所鋪設出的藝術氛圍，一一從醫學演說稿所構築的世界中，顯現出對生活與行醫哲學的脈脈深情。

悠悠醫學，悄然偷聲的浸潤現實，眾家在此爭爭鳴鳴，世代正在此更更替替，學生在此吟吟詠詠，去去來來，來來去去。醫學聖殿，可以是屍橫遍野的疆場，也可以是車來船往的樂土，可以一任封建權勢者們把生命之火燃亮或熄滅，也可以庇祐朝聖者們的生命偉力縱橫馳騁。

牡丹的含苞，是爲了綻放一生的雍容；蝴蝶的成蛹，是爲了展現雙翅的班斕；生命的存在，是爲了長久的絢爛；我沉醉在「生活之道」幸福的書床裡，在這裡，我休息、儲存能量，一日，破繭而出，展翅飛翔。

如果，紙做的心會感動，那麼，書，已經碎裂爲…千萬片。

我，以紙紀錄這一本「生活之道」，紀錄我心中的醫學之神誕生。記住它美好的全部，就是讓它留存在你心間的最好方法。這本書開啓了大學時代的我，尋找自身價值的思維，也注定此後追求醫學至美境界的執著。這本溯源的經典，是真正自我認識的開始，而不再沉溺於盲目地配合世界腳步。

我祈禱，我盼望－讓醫學以鑽石切角形成八面玲瓏的折射與面向，讓教育在上窮碧落下黃泉之際網羅乾坤拓片，讓生命在X光透視下顯現坦承和透徹的骨架，讓生活之道的表情線條因重組建構而曼妙生姿，隨心所欲，自由奔放。

一年又一年，一場又一場的演說，都在提供醫學無可替代的時空切片。光陰的自由流動，常超過我們的預測和規劃。也許，很多年過去，大家會在生命的累積裡，讀到這個時代的歷史紀實。醫學就是人生，何嘗不是我們每一天的真實生活呢？

日子像刀削麵般的快速，我看著書，書看著我，書回應著我的一舉一動，已經成爲我生活中揮不去的影子。我想，或許，我爲「生活之道」寫的這篇文，也是我成長的一道證明吧！

聽，我聽，我在講堂中聆聽。眾多教授，已成爲奧斯勒大師的化身。在這個講堂中，老師、學生，都是英雄。

聽，大家都在聽，演說者的聲音，猶未止息…。

參考書目：

書名：生活之道－現代臨床醫學之父奧斯勒醫師生活與行醫哲學

作者：Sir William Osler 威廉·奧斯勒

譯者：鄧柏宸

出版社：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發行年月：中華民國97年10月初版